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六

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

禦劄子

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防守探得北賊已約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今已號令城上見嚴備守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撝引兩頭項人馬前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執政官分巡四壁守禦

御批 執政上城恐妨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自可

巡城分官守禦

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

臣見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撝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慮所乞差宰執分守四壁蓋慮驚東擊西事體不細切望留神所有劉延慶西壁闕人已差人應副夫乞謹具奏知

御批　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更切詢問曾經邊塞人悉心體國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退遁異等獎擢

奏知再遣王師古等兵會合何灌兵出戰劄子

臣探得張撝人馬已到陳橋門外轉城掩殺賊兵其先在酸棗門下作過番賊漸已過壕潰散臣再遣王師古王何

等兵自萬勝門出會合何灌兵同共掩殺謹具奏知

御批 訪聞何灌已身死未知兵馬差甚人統領已批
付三省密院疾速照會施行如王師古王何可差郎
便差充

乞給賞將士劄子

臣見在酸棗門分守京城北壁賊兵漸退將士多重傷乞
賜降下銀椀絲絹給賞并於南北酒庫等處支酒付軍前
使用謹具奏知

御批 酒已支四百瓶銀椀共二百隻量功支賞公吏
悉心捍禦朕皆知悉來綱傳御筆內藏庫支絹絲無

支絹一千疋

奏知已遣王師古出援張撝勾收召募人馬劄子

臣奉聖旨分兵出援張撝等軍馬今來已遣王師古外全闕人兵契勘李彌大已充參謀所有提舉前後中軍召募到人馬已有器甲除已一面勾收赴本司外合具奏知伏乞更賜處分施行

御批 依奏

奏知造橋利害劄子

臣見同祭懋監視造橋已差人兵防護臣愚竊謂橋成賊馬寅夜或有衝突恐非力所能制深屬不便渡河雖稍遲

稍為得策更望聖慈詳酌施行

御批 若不作橋金國愈疑可用枋或板作橋日晚權時撤去庶得稍便如可施行奏來多用甲兵強弩斬馬刀李綱日遂專在彼措置照管或吊橋甚善

奏知种師道等兵馬劄子

臣適得种師道奏狀四封謹遣趓進詢來人云師道所統兵馬約二萬餘人太半係騎兵皆有器甲士皆勇銳雖師道令歇泊亦皆不肯星夜前來繼有陳開姚平仲及他頭項兵共約十萬餘人臣已將差到人犒設及發文字與師道傳諭聖意訖合具奏知

御批　可問道催天下兵不可不密言語文字亦不可不慎恐為金人所獲更令种師道勾集陝西未來者將官人馬

乞种師道聽節制劄子

臣契勘种師道所統西兵將至闕下兵家以節制為重節制不立雖以李光弼郭子儀為師亦有相州之潰今來种師道所統兵到日欲乞特降睿旨聽臣節制庶幾不致誤事

御批　种師道宿將善於兵職位甚高難受卿節制作同官替曹矇可也曹矇戚里豈識兵事奏來付李綱

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臣今日依稟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甲逐急將在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千餘副據姚平仲稱得旨巡觀西北城壁廻至新鄭門已日晚乞來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勾訖并據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比之遏城有未備處臣已逐一劄下京城所依準施行去訖合具奏知

御批

卿竭力徇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

乞措置防護汴河斗門及引水入壕劄子

臣伏奉御批送到劄子為壕河水勢低落見有人涉水過往晝夜不便令多差人守禦臣已劄下四壁疾速依應施行契勘汴河水涸今已累日屢被賊人開決斗門欲遣將兵防護汴河堤岸本司官吏前去相度收斗門水并南有蔡河西有金明池水櫃金水河皆可引水入壕增助水勢欲乞指揮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同共相度疾速措置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依奏同陳良弼評議如可以施行即疾速措置

乞内外兵馬並聽節制劄子

臣昨日申時聞馬忠承樞密院指揮移寨入壕披城屯泊

事屬非便臣即時劄下馬忠依舊於元劄寨處不得移動
令准內降御批依舊令劄寨施行訖奏來急速不得時刻
住滯臣已再行下馬忠遵依聖旨施行去訖契勘臣累奉
聖旨令專掌兵馬事應係內外統制兵馬並令聽臣節制
軍政方一欲乞降睿旨付三省樞密院今後有指揮應干
兵馬事並先關送行營使司相度施行庶幾不致誤事謹
錄奏聞取進止

御批

城內兵馬聽李綱節制城外兵馬別差人

親筆宣諭城外軍馬聽宣撫司節制

應城外軍馬統制統領官已下並聽宣撫司節制不得侵

紊付李綱知委奏

乞中軍人馬於殿前班教塲教閲劄子

臣契勘中軍統制人馬見在殿前司駐泊緣殿前司窄狹難以教閲欲乞暫權於殿前班教塲内教閲一日鴉設訖依舊於殿前司駐泊伏望特降指揮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放入何灌人馬許孝烈等駐泊去處劄子

臣早來已具奏知何灌人馬暴露日久欲乞來日相度開門放入臣已差下統制官王師古交割統領其許孝烈郭渦臣即不知御前已差熟不知本人見今駐泊去處更乞

指揮元承受官司催促施行謹具奏聞

御批　一面審詳施行

奏知將捉到活人等押赴种師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將捉到活人及走遞漢人押赴种師道

訖奏臣已依稟聖旨將夜來李搆押到走還漢人趙寅押

赴种師道處外合具奏知

御批　更押數人前去

奏知定廂禁軍食錢劄子

臣伏奉御批措置廂禁軍米事臣契勘城守糧食最爲大

事見在米粟有限運漕未通支俵數目太多又有食錢實

爲僥月臣欲乞禁軍並支二升半廂軍二升其食錢諸處申請數目不等見行勘會亦乞措置務均一謹具奏知如合聖意乞降付臣施行

御批　恐減之生事卿更熟思施行

奏知所統五軍分隸無復移易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措置兵事整頓軍馬臣竊仰陛下威斷神武出於天縱戡定大難克有成而臣猥以常材方艱難中謬當重任敢不率勵將士以死報國仰荅恩遇臣所統左右前後中軍分隸已定乞降處分無復移易謹具奏知

御批　更不移准此

奏知感寒在假服藥劄子

臣今月三十日早朝退忽感寒氣發熱頭昏見今服藥欲

望聖慈許免來日早朝取進止

御批　莫要醫官否將息早出參時方多事全賴執政

可否相濟當體此意

乞用煖轎至閤門劄子

臣伏奉御批撫問令臣將息早出參者臣仰戴聖恩不勝

感涕重念臣自單興以來夙夜盡瘁靡遑食息衝冒風寒

見今就行營司用本司醫官看給臣曉夕稍可支語欲望

聖慈特許臣用暖轎至閤門外不以時入對取進止

御批　依奏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只今策應姚平仲

李綱只今前去策應姚平仲不管少有遲滯

宣諭押人出門策應

仰李綱只今押人出門策應姚平仲急速

宣諭姚平仲已出兵

姚平仲已出兵仰李綱疾速盡數發人馬前去策應隨宜

措置如敢遠滯當行軍令

乞免策應姚平仲劄子

臣伏奉御筆令將帶本司人馬出城策應姚平仲臣契勘近者福寧殿議用兵事期以二月六日且候姚古种師中到今來姚平仲舉事臣不預知諸軍人馬竪敵未畢兼臣見以感寒發熱在假就行營司將理委是難以前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免臣策應取進止

御批　李綱須管火急前去策應取軍令狀奏

乞种師道同出城策應劄子

臣伏奉御批令臣策應姚平仲臣敢不力疾仰報陛下委遇之意緣陝西諸路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係受种師道節

制乞降聖旨令种師道與臣同出城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策應謹具奏知臣相度本司人馬當出城北占據形勢一則策應姚平仲二則護衛都城臣已指揮勾集中軍左右軍人馬赴封丘門聽候使喚欲乞降付新舊封丘門鎖匙

御批种師道自别一項條前鋒出戰難以同共卿等只作後軍策應可疾速施行不得輕動與諸將審而決之大功只在今夕來早矣首尾卿贊而成天人必助之

乞應副長入祗候人馬劄子

臣已到封丘門伺候左右中軍人馬齊足出城近蒙差到

長入祇候四十八人並未有馬欲乞降旨於本班中選揮

旨劄謹具奏知 紙紙甲乞降付十副 臣綱

御批 一面於合屬處作聖旨取急速

親筆宣諭不得交兵

李綱等見統制兵馬爲有計議使人在此未可交兵應城

外諸處兵馬依此不得交兵李綱切依此不可少有違誤

大事

罷尚書右丞待罪劄子

右臣今月初三日准東上閤門關報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罷臣尚書右丞行營使交割與蔡懋臣已即時罷任交

剳說見今在浴室院待罪臣不勝惶懼戰越之至謹具奏

聞

御批　不須待罪安居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七

乞黜責梁方平許佃劄子

臣見已安撫宣德門外軍民各令歸家照管老幼仍號令不得打傷內臣出牓告示如違當行處斬已各退散欲往西北城上照顧守禦卻聞梁方平許佃自臣罷後依舊上城守禦不合軍民之心欲乞將兩人黜責以為將士之戒不然乞陛下即降指揮各令罷去別擇人管勾取進止

御批 依奏黜責與保命卿且為朕慰安人心

乞差孟揆幹當舟船劄子

臣契勘將來控扼河津合通南北道勾集舟船事務不少

欲乞差孟揆充軍前勾當舟船事務貴得辦集合具奏知
取進止

御批　依奏付綱

奏知范瓊下軍馬前去懷澤州防托劄子

臣适得孟揆劄子稱范瓊下軍馬於二十二日晚到滑州
下寨爲橋船落水過渡未得臣與吴敏等商量欲劄下范
瓊令過河前去懷州澤州防托良便更合取自聖裁謹具
奏知

御批　依奏

繳進根刷到遞角劄子

臣契勘昨自金賊作過以來道路不通四方奏報委積郵
傳臣尋委差本司屬官張汞同馬忠措置新鄭門以西遞
鋪令根刷到遞角六百餘件除係進奏院收管外有金字
牌子肆箇已開奏狀五十紙并實封奏狀二十封用黄帊
封全謹具進納

御批　備見卿勤勞益加歎獎

奏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劄子

臣伏奉聖訓薛安等不可都統制緣係宣撫司日前差委
今來金賊已行三日若候姚古种師中恐緩不及事臣與
三省樞密院參議於今月十三日四路出兵控扼河津如

金人渡河即會合護送至河間中山府界今具兵將人數下項

一馬忠往濬滑州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九百九十一人

統東兵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三人

一郝懷往河陽控扼河津

統西兵五千八人

統東兵三千一百五十四人

一韓世忠往大名府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一百二十一人

統東兵三千七百一十六人

一林良器往陽武原武控扼河津

統西兵四千七百二十四人

右謹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　今四路出兵都統制不才恐誤國大事須候姚

古令先令薛安去後差姚古臨陣易將不便切候姚

古等知奏

乞立定支破諸色人食錢劄子

臣准御寶批送囊全等呼道流星馬請不得口食錢米事

伏奉聖訓速與施行臣已劄下四壁應有似此之人立便

支給外契勘京城逐壁日前支破諸色人食錢多寡有無並不立定則例皆是臨時各自申請所以不均臣見令取會欲乞候取到數目本司量度中制立為定例庶幾均一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支錢放散城上保甲劄子

臣契勘城上保甲暴露日久元係畿縣差到其家類遭虜切理宜先行放散臣已劄下逐壁令人支錢一貫文放散去訖所有圍結到城裏居民戻已指揮並令放散惟守城正兵須候大軍捏扼河津都城解嚴方合卸甲放散歸營

台具奏知
御批　甚好所有錢並須均濟切當誡所掌人
乞於殿前衙置宣撫司劄子
臣伏奉御寶批令臣差人押宗室士玑赴大宗正司庭訓
訖除名鎖閉又令臣差統制官日下將兵於京城内巡邏
彈壓臣已恭依聖旨差人管押士玑赴大宗正司交割及
令左右中軍統制官分認地界差將佐人兵巡邏彈壓去
訖又奉御批令將大晟府舊行營使司置宣撫使司令种
師道在彼鎮服衆情仍先出文牓令百姓通知惟此一事
未敢施行蓋行營雖罷已改作守禦使司臣每遇早朝退

依舊在彼治事所有本司人吏官屬並在彼安泊文籍錢
物銀絹鎧甲等並在彼置庫安頓若置宣撫使司則百事
又皆紊亂勞擾竊慮陛下所降令來指揮未相照應謹却
繳進如欲种師道在近鎮壓乞降指揮於殿前衙置宣撫
司可也更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錄奏知

御批　依所奏施行訪聞百姓見今尚有殺內侍官者
　仰速差人禁止

奏知收到梁方平獨脚旗劄子

臣今晚途中逢快行家捉到兩人稱傳呼兵士觧甲及將
青黃獨脚旗俵與逃分尋詢問兩人稱係北壁提舉守禦

官李構下使臣傳指揮廂軍不得帶甲下城如遇下城並令解甲其獨脚旗不肯承認已劄問李構外已將兩人解送開封府并據告事人稱梁方平將帥獨脚旗鍬鑺等分散在逐地分臣已差使臣分頭根究收取來到及據閻勍來見臣稱比壁傳指揮收了守城人槍刀器械見李構稱是曾指揮交收了及修内司兵士稱奉修内司姓吳人指揮令去壕外築墻高六尺如此則金賊可以藏身矢石皆不可及逐項事節皆係緊切伏乞聖慈詳酌施行謹具奏知見收到獨脚旗九面除兩面留與照驗外七面今繳進所有比壁器仗已劄下依舊儀散去訖再具奏知

御批　一面令改正

奏知募到使臣侯章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劄子

臣近召募到使臣侯章前去大金軍中見肅王并駙馬曹晟體問消息今據侯章回來稱到磁州滏陽野寨中見肅王并曹晟並各安樂未有回期取到肅王曹晟親書付本家文字今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大金軍馬次第如何只今奏來

進呈撫諭河北及獎諭徐處仁詔劄子

臣恭禀聖訓擬草定撫諭河北州郡及獎諭徐處仁詔書一道進呈如可施行乞用御寶下以憑發遣北京差來人

䆁緊切合具奏知取進止

御批詔甚竒若人去時切防虜掠恐金人得知不便

卿微疾想漸平愈更宜加慎

奏請畫一劄子

臣今具合奏事件下項

一勝捷兵昨日得旨差孫渥張師正統領前去訪聞孫渥官雖高不曾經歷行陣武略大夫王從道西人善用兵飽經戰鬬欲令同張師正統領仍乞来日引對賜以器甲戰袍令日下發遣

御批依奏

一陝西轉運使張顯以其父孝純令赴闕奏事已到國門
乞降旨閤門令不隔班先次上殿訖迴任

御批 兩日前已指揮閤門訖

一京畿第八將已差赴种師道下使喚所有孟彥宪押到
西兵保甲二千餘人卻擬與錢蓋將帶往陝西使喚

御批 依奏

右謹具奏知

奏知种師中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劄子

臣伏奉宸翰种師中在甚處差人探問及起京西一將赴
宣撫司使喚臣契勘適見劉韐奏狀稱探中軍將趙哲申

師中軍馬探望得在、太原府南石橋下寨去太原十八里
巳差效用兩人前去探問外所有京西將兵見契勘差撥
次其劉韐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若是如此可令劉韐急發人救應并應副糧草
前去不移刻行
奏知种師中已到真定應援太原劄子
臣適得劉韐諮目報种師中已於二十五日到真定由井
陘路應援太原並擒到生口勘會問得金人輜重十六七
間已離太原粘罕二十一二間亦北去韐欲遣人前去收
復忻代所有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覽來奏少舒憂心皆祖宗積德所致羣公同心之力可更措置早令出界今秋甚近大要支吾糧食人馬城池塘濼一一急速施行

乞嚴止絕諸軍浮言扇惑劄子

臣伏奉聖訓諸軍亂傳散賞錢事如何可以消弭臣契勘諸軍只緣上皇扈從人兵給賞過優推恩過厚所以鼓倡浮言今將已緝捕在獄前司開封府人杖配懲戒靜以鎮之自須無事或出一粉榜開諭軍人以上皇暴露日久扈從之人理宜優異乃以宗奉上皇之故至於在京諸軍非有功者不賞事體不同今後輒敢撰造語言逓相扇惑者

並從軍法如此處置似為穩便更乞聖裁謹具奏知

御批依奏

乞委三衙揀禁軍劄子

臣伏蒙聖訓欲於輦官教駿清衛廂軍內揀禁軍臣竊恩之於事甚便但尊委三衙自可以辦如別置揀兵所則三衙必又有語更望聖裁

御批依奏如已揀充禁軍處或逃避當嚴立法發遣

快行親從官待罪劄子

臣前月二十八日奉御批守禦使司快行親從官十二日發遣歸本司臣即時依稟聖旨發遣歸本司訖遣閒前項

親從官俱已得罪臣契勘累嘗具奏乞罷守禦使司未蒙
俞允故前項人亦因循未曾發遣歸司今來逐人別無罪
犯若以因循有失發遣罪乃在臣伏乞聖慈特賜黜責臣
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無得罪之理已降旨皇城司令依舊祗應卿但
安慮此廼皇城司官誤曉令早批旨深所愛卿始終
保全但審思之罷可更俟略經思慮付出施行

奏知喻意吳敏劄子

臣伏蒙聖慈令臣喻意吳敏不得再有陳請吳敏違閒宣
押到都堂不曾相見已押上馬作簡與之亦未曾答容臣

并以簡具道聖意續奏聞次

御批如此不知卿曉其意否不知為甚圖作紛紛

奏知發夏國詔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付到夏國詔書即差使臣齎發前去合行事容臣來早同宰執面奏次謹具奏知

御批來早奏恐遲先具奏

奏知姚古節制不明乞差解潛抵替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未解圍日夕憂念寢食皆忘仰見聖慈留神邊事焦勞如此臣等措置無效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選得种師中奏統制諸將已至太安驛去太原府九十里

節次斬獲金賊首級開通道路得張孝純蠟書及張師正軍馬已到中山行軍有法決須成功欲乞先次降詔奬諭及撫問將士量加犒設其姚古節制不明致汾州統制官華軍馬潰散乞差解潛替其解潛已到長安已催令星夜發來赴闕奏事訖前去亦須多降金帛令軍前激賞訪聞汾州見有官絹十餘萬匹河東民戶以金賊虜掠見無衣着而有窖藏以絹易粟可以足食所有种師中等奏狀三紙繳進乞賜聖裁

一御批 种師中奏昨日並皆子細看了封出除已降詔奬諭師中外並令三省密院行下量加犒賞其餘辭

潛等事依奏作聖旨施行

乞罷守禦使司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俞允竊緣使司今來別無職事而有官吏食錢之費在今日財用窘乏之際誠為可惜臣愚以謂不若遂行罷去將所餘銀絹錢物等並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如聖意未欲遂罷即乞別差官提舉及將臣所辟置官屬見存數員並行減罷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契勘昨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伏被聖旨令候金人出境結局今來河北賊馬已退太原解圍秖在朝夕所有守

禦使司別無職事欲乞限五日結絶所有見在錢物銀絹
官告等乞並送左藏庫椿管聽候樞密院緩急支用其簿
曆等並送比部勘磨一宗公案付樞密院收管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早嘗具劄子乞罷守禦使司未蒙降出施行竊緣賊
馬遠去京邑底寧守禦之司實為虛設伏望聖慈特賜俞
允臣早来所上劄子欲將本司所餘錢帛官告等送左藏
庫寄納准備樞密院緩急使用今来相度亦不須如此乞
盡撥歸元來去處官告送納御前或行毀抹見令庫官攢
造供具已支見在數目續具進呈取進止

御批可併歸樞密院其錢帛官告等本處收聽候繳

急取旨支用

乞賜武漢英等羅甲袍帶劄子

臣伏奉聖訓令武漢英張師正米日日下出門已劄付逐

人知委欲乞早賜羅甲袍帶以激勸之謹具奏知

御批已差陳顗言賜訖

乞催教車戰使臣教頭劄子

臣伏奉宸翰李石處戰車數等可取索定驗堪使者令造

臣近已曾取索到數等內姚古者似可用昨已造五百兩

近再指揮奏造一千兩已於姚古處勾䑛車戰使臣教頭

十人前来教習尚未到謹具奏知

御批　可催督施行

奏知种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劄子

臣伏奉聖訓速要見种師中見在甚處臣遂見河北運使張益謙奏體探得師中見在榆次縣下寨臣已召募效用與借進義校尉前去榆次縣師中處投下文字候取得回文日取旨推恩補正所有張益謙奏狀繳進謹具奏知

起居道君太上皇帝表

臣綱言戎輅復險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攙之效敢具陳其悃愊輒躬問於起居中謝伏念臣奮自單平厥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自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親征行營使既與聞於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追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遠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爲堅壁之說器械俱設樓櫓畢施金賊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通天安泰等門縳筏渡壕持弓障弩

雨兵紛集雖越高墉雲梯以登悉皆摧裂遂歛衆以却退
因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
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歷陣虜歸待命
兵戟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為
難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賊虜之無謀募
兵鼎來喜王師之蒞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泰惟道君皇
帝睿智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
授聖子以周皇基意實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
養志宴閑從容兵越之奥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
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鑾禹穴遠聽

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上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為盛衰非徒人為殆亦天數一昨金賊緣藥師叛既陷燕山寖窺河北城壘相望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將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指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月迫邇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纖騎攻水西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曉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戎之衆蜂屯蟻附渡壕臨城梯長如雲

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沙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
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援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
死士焚爇雲梯殺獲首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
乘栰以強弩射之往往没溺障汴河水令歸城壕水勢漲
溢自外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
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
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
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鴞爲好音化虎狼爲善類不
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
須賊方退舍齎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

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情難窺尤當預防臣見修治守禦之具訓練出戰之兵使虜騎臧所須之數果如期而退夫復何言萬一賊竜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必助之恭惟道君太上皇帝從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冐瀆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失心已明殞首何悔

具奏到陳留見道君太上皇后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十六日得旨前去南京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十七日行次陳留縣遇道君太上皇后御登舟奏事以事節幷所得語言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離陳留縣三十五里遇道君太上皇后船臣同黄經臣於岸上起居訖蒙傳教旨勞問臣訖內侍官李修等奏禀乞依趙野例至幄次前奏事奉教旨允臣即時登舟於簾前敘訖拜具道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及道君太上皇后平時保護之德蒙問朝廷欲使於何處居止臣對以見遵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指揮建擷景園爲寧德宮時暫居止他時須於龍德宮側別建宮室方協典禮又蒙問時暫居禁中有何不可臣對以天下大義惟禮與情情欲其通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聖孝殿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有司議禮以謂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太上皇后

居龍德宮未到闕間殿下欲以居禁中於禮未合恐非所以副天下之望蒙諭朝廷須是措置教是則得臣對以朝廷如此措置但欲協典禮順人情以副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宗社天下安矣既退臣復召提舉人船內侍官李修等三人委曲諭以前說及天下大義皆以為然又蒙太上皇后賜食賜茶及賜以行官吏錢五百貫文遣李修諭臣既居寧德宮後欲一到禁中瞻拜神御可否如何臣對以殿下既居寧德宮皇帝自當時往省問如欲蹔到禁中有何不可既而解船臣步即前路奉辭訖依禀聖旨遞遷前去迎奉道君太上皇帝臣竊謂太上皇后已有許居寧德宮

之意更望聖慈曲全孝道不須過有疑慮如不許使臣人徑入皇城之類似不須如此乞與宰執商議使情無間阻別致生事為宗社生靈無疆之福臣不勝麦禱之至

進呈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一日朝見

道君太上皇帝賜對幄殿具劄子進呈

臣伏念自為布衣諸生即荷陛下教養叨塵科第實被異恩荐歷清華皆出親擢每思奮勵少答殊遇去歲蒙恩召還適遭寇戎犯闕遠邇震驚蒙今上皇帝委任於倉卒擾攘之際躬率將士以死扞賊所幸堅城可守援師漸集賊因悔禍而去此則上天垂祐宗廟社稷無疆之休也顧知

臣綿力薄材沮於群議不能蕩滅醜虜以攄憤懣忝冒政府以懼以懟方今鑾輿旋軫二聖亟歡稽之古今誠謂稀有臣之區區志願粗畢已累具奏只候迎奉還闕乞身東歸安養疲耗伏望道君太上皇帝聖慈憐念舊物曲賜保全使獲退休聖闕則終始仰荷天地大德非臣糜捐所能報稱

第二劄子

臣伏以鑾輿南幸未數日間賊遽犯闕閉守扞禦者四十餘日方圍城之中今上皇帝瞻慕慈顏言輒涕下唯冀事定早獲奉迎還宮今幸賊已遠去中外寧謐翠華天旋將

畿甸宗室戚里父老民庶出宿跂望已逾旬日伏望聖慈早戒徒御言歸都城上以副皇帝孝思欲養之心下以慰臣子夙夜祈嚮之意天下不勝幸甚

奏知朝見道君太上皇帝劄子（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到南京朝見二十三日朝辭先以事節及所得聖語具劄子奏知）

臣舟行二十日晚至南京詣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得旨令來日見二十一日早賜對幄殿首問臣離闕日皇帝聖躬萬福臣對以陛下聖孝思慕欲養之意數十言道君淚下稱皇帝仁孝四海皆知凡數十言次問臣賊馬到城下守禦次第臣以實奏知道君宣諭此中一一具知臣進劄子

二紙其一乞鑾輿早還蒙道君宣諭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其一叙臣往蒙道君知遇及蒙陛下委任方艱難時得效犬馬之力只候迎奉還宮二聖重歡臣得乞身之意蒙道君撫勞再四及稱陛下書中褒奬之語面賜臣玉帶一條金魚袋令臣即時繫服又言行宮人皆喜公來且以此安慰其心臣拜謝訖退蒙遣使賜臣酒菓香藥等是日本欲詣天慶觀鴻慶宮神霄宮燒香聞臣催促奉迎禁衛儀物等將到遂展一日仍有旨令臣扈從二十二早道君令蔡攸鄭詳凡三次諭及稱七寶輦皇帝未曾御

禮數太過欲只秉笏子如何臣對以陛下出自聖意專以
此奉道君願秉御使南都士民聳觀盛事是日臣同趙野
宇文粹中蔡攸等扈從詣三處燒香觀者如堵莫不感悅
既歸行宮召臣對便殿具道所以內禪之意并出親書青
詞草令臣齋示宰執等及言前日措置未當數事臣遂一
解釋道君宣諭此等皆末事但勿爲形跡使四海觀看不
好即得臣對以陛下聖孝欲極四海之奉以養道君皇帝
倉卒擾攘之中朝廷有司措置施行或有未至願以保全
宗社大計爲念細故不足深責陛下惟恐少有不當道君
意者日夕憂慮至於全不進膳願有以慰安之以副天下

之望道君諭臣言尋常只爲性快有些小事只欲說破便無事公盡見此中底裏來早辭畢先歸達此意慰安皇帝因袖中紙書付臣仍謂臣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臣感泣再拜受命又出小字書數事令臣奏知皆微末易從之事容臣到闕日面奏今具合奏知事如右

乞納玉帶劄子

臣比者奉迎伏蒙道君太上皇帝以陛下過有褒奬之語形於書問特賜臣玉帶古簡恩禮隆厚實非微臣所可克當但以上皇宣諭再三而臣之此行正欲調和兩宮使無

疑阻不敢不受昨日奏對已嘗具劄子乞行繳進并賜銀
絹等不曾請受乞納左藏庫以助軍費伏蒙聖恩不允所
請臣雖已拜命退竊惟念以無功而享厚賜實所難當伏
望聖慈許依前劄所請特令繳納以安愚分取進止

御批 所乞不允可便收遂事方急來日留身而奏

奏道君太上皇帝劄子 道君行至泗州降賜御批令奏稟欲留內侍馮彥等

右具劄子奏知

臣伏奉道君太上皇帝特賜御批恭審鑾輿已次拱輔即
日季春極暄聖躬萬福臣子之情不勝感抃但恩禮過當
非所敢承豈任惶懼伏奉處分令具奏使臣馮彥等事臣

今早入對巳即時奏聞得旨專遣中官致書問聖意所欲留者當稟聖訓然臣見以憂虞之餘心力凋耗巳入劄子乞罷知樞密事外任宮祠恐不獲前路迎候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八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

乞罷知樞密院事除外任宮觀劄子 靖康元年三月道君太上皇帝將還京師上御延和殿議奉迎之禮耿南仲出劄子乞盡屏道君左右內侍等不許至奉迎行宮輒入者斬公謂不必如此但遵常法足矣語頗侵之再對睿思殿南仲遂許伏閤請乞付御史臺根治公上劄乞罷

臣聞見危致命臣子之常分陳力就列古人之格言方艱難之時固當徇國忘軀而至於揣分量才又有不能則止之義輒伸愚懇上瀆天聽伏念臣賦性惷愚問學荒淺比由庶僚荷陛下異恩擢在政府自蒙委任夙夜究心外捍彊敵內安衆志上賴宗廟社稷之靈陛下仁聖所格醜類

退師京邑寧謐傳檄而三鎮堅守奉使而兩宮協和區區之忠志願粗畢而臣自事變以來夜以繼日無時暫休智術殫於思慮意氣索於憂虞内熱凉薄實難勉強况今朝登老成賢智並用正論得伸於廟堂德意下洽於海寓自此天下豪傑忠智之士當茹連而進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以副陛下嘗膽願治之意顧如臣者材術既疎心慮憒耗深恐有悞使令以速罪戾伏望聖慈許罷臣知樞密院事特除一在外宮觀任便居住則仰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捐軀報國期於異日下情無任戰汗之至取進止

御批今封還卿奏豈可如此朕委付之意至矣更

少疑不得再請雖累百章亦當封還付李綱

第二劄子

臣適具奏以備經憂虞心慮憒耗乞罷知樞密院事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封回所奏章御批訓諭令不得再請聖意隆厚感戴天恩非臣糜捐所能上報竊念臣奮自寒苦初無所長遭遇陛下龍飛之初適丁艱難國家多事蒙被獎擢得以見危致命少效臣節都邑底寧夷狄遁歸斯皆陛下聖德所致如臣何力之有然而孤危之跡踈拙寡助力小任大夙夜憂恐自非陛下深察而保全之寧有今日常頹賊馬既退三鎮保全上皇鑾輿還

闕二聖重歡目覩盛事乞身歸休安於田畝乃其素志適今早進對與大臣議論不合遂詆臣以士庶伏闕之事是臣結搆至欲送御史臺根治伏念臣備位樞筦橫遭誣蔑有玷國體寧不痛心所以遽上封章實非獲已雖蒙聖恩委曲宣諭終不自安伏望哀憐使遂所請未塡溝壑誓當捐軀以圖仰報臣更不敢供職見般出啓聖院安泊聽候指揮取進止

御批　依已降旨不許般出啓聖院依舊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陛下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在外宮祠特降御批令

臣依已降旨赴院供職仰荷聖恩彌深感戴臣聞難進易
退者君子之風貪位慕祿者人臣之戒臣自庶僚荷陛下
特達之知擢叅大政遂長樞庭所以祗受而不敢固辭者
蓋以方時艱難義當自竭雖叨冒非據不自知其不可然
於君子難進之義已不能無愧今日戎馬既還國勢粗定
庶幾易退以補前愆至於貪位慕祿則非臣之素志也況
因廷對同列議論偶有不合遂遭詆誣包羞忍恥強顏取
容不唯有玷國體亦將取輕於陛下其何以協贊帷幄之
謀折衝萬里故敢仰恃大恩乞身而退庶幾去就之節尚
無愧於古人伏望聖慈憐臣區區非敢沽激特從所請勿

使顛隮荷恩無窮沒齒難報見今已在啓聖院聽候指揮

取進止

御批　可赴院供職不得再有陳請今封還卿奏

乞免赴祥曦殿從駕劄子

臣伏蒙陛下特遣中使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及夜來感風頭目昏眩今來駕詣寧德宮所有隨班起居從駕難以趂赴伏望聖慈特賜蠲免謹具奏知

御批　體前後累降旨揮速出供職雖上百章亦當封還

第四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一外任宮祠未蒙俞允今早御藥梁方平等宣押赴祥曦殿起居從駕至寧德宮臣不敢不遵稟聖訓然而臣於進退之義有不得已者方欲再具劄子上冒

天聰伏蒙聖慈特降御批促令供職仰荷厚恩非臣殞首所能報稱臣聞匹夫不可奪志也臣區區之志本欲只俟邊境稍寧國勢安定上皇還宮即丐外補已嘗具奏知非緣昨日與大臣議論不協之故因事輒發伏望睿慈察臣悃誠特從所乞雖處田里敢忘大恩臣不勝祈懇之至謹四具劄子奏知取進止

御批不允仍依累降旨揮勿更有請

第五劄子

臣已具劄子乞在外宮祠伏蒙聖慈批荅不允仍降旨揮諸處不得收接文字仰蒙眷遇之意所當上稟聖訓不復有所陳然事有不得不自明者敢冒斧鉞之威仰祈天鑒臣前日延和殿奏對因與耿南仲辯論臣以謂天下之理明則誠誠則明自明與誠推之可以至堯舜闇則疑疑則闇自闇與疑推之其禍則有不可勝言者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其言不足深探臣當時止緣國事出語激切實無它勝不謂南仲銜臣此語及再對

虜怨殺忽言臣與姚平仲結連二月一日劫寨并言初五日士庶伏闕係陳公輔首先率衆并有使臣數人在其中鼓唱作乱今公輔不可爲司諫乞付御史臺根治其意專以詆臣蒙陛下委曲宣諭南仲奏陳不已稱若不付御史臺則罷陳公輔不然則自當乞去無可留之理臣契勘昨來西師既到臣與將帥實謀用兵嘗於榻前議論八事謂如扼河津禁抄掠以困金人以將帥之意移檄軍前復歸三鎮當時吳敏种師道等同對實聞其事至初一日姚平仲妄舉臣未嘗與知是夕止緣三奉御劄力疾出封丘門前去策應而外庭至今猶以爲平仲之舉臣實使之且平

仲係受宣撫司節制雖种師道猶不與聞在臣行營司初無統攝安得而與縱使與聞止緣國事豈有它故而南仲擧以為罪何也臣既罷之後搬出浴室院謝絶賓客皇懼待罪間忽蒙陛下遣中使宣召始知有士庶伏闕之事方擾攘中蒙陛下委任撫諭彈壓辭不獲命至斬決數十人數日而後定臣之區區諒蒙聖察而南仲指陳公輔事以詆臣何也且陳公輔與臣初昧平生當日在與不在伏闕之中臣不得而知也若南仲果識公輔知其首謀當時誠以為非自合即時奏劾豈容今日乃至因事上陳熱公輔之為諫官非臣薦引亦初不與南仲事而南仲欲以為太

就刑也臣以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當以別白是非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誠果有之臣首當在誅逐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之於此豈得不辯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欵兩全之莫如與臣一宫祠使歸田里則仰荷陛下生成覆載之恩終始待遇之賜異時圖報捐軀有日伏望聖慈特乞所請取進止

御批 不允所乞令封還卿奏勿復有請

繳進第五次乞罷文字劄子

臣前者累具劄子乞在外宫祠初二日蒙遣中使宣押赴
福寧殿賜對臣嘗面奏第五劄子伏蒙陛下再三宣諭還
所上章仍命中使押赴樞密院供職臣不敢不遵稟聖訓
即曾具奏俟奉迎畢日當伸前請今上皇還宫既已累日
聖孝所格中外皷舞今早又獲扈從問安龍德宫目覩盛
事可謂幸會而臣以憂虞憤耗之餘被巧詆難明之謗尚
冀聖度保全得請骸骨伏望天慈許臣所乞所有前日進
呈劄子謹再具繳進冒瀆天威無任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　依累降旨不允所乞

親筆宣諭赴院供職

卿忠義之志朕所素知方國家多艱實頼共濟更不得有請便赴院供職付李綱

親筆手詔

卿屢貢封章懇求去位自陳危懇甚駭予聞迺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前日宰執臺諫沮師敗謀格塞公議已悉罷逐方今四海所顒以爲輔佐多聚廟堂朕於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以爲庶幾焉卿其深體朕心亟安厥位以濟國事付李綱

謝乞出不允降親筆手詔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外任宮祠特降親批手詔曲加撫諭令安厥位以濟國事者冒貢忱辭方懼雷霆之震特頒溫詔遽窺雲漢之章既辯明其謗言又勉勵以國事恩隆命溥感極涕零（謝中）伏念臣結約亡奇迂愚有素幸逅雲龍之會獲施犬馬之勞受知既越於常倫得謗遂生於意外儻非上智昌諒微忠伏蒙皇帝陛下燭以天光形于奎畫安危疑之孤跡洗黯闇之厚誣遂中山之功豈曰樂羊之力辯傅陸之譖實由漢帝之明臣敢不仰體眷懷勉安職守修政事而攘夷狄方稟奉於睿謨捐軀命

以徇國家誓力酬於天造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九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

論守禦劄子虜騎出境乞脩嚴講守禦一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具劄子進呈

臣竊觀自秦漢以來制禦戎狄未有得上策者惟本朝與契丹爲澶淵之盟守之以信結之以恩百有餘年邊境晏安兵革不用和好之篤古所未有然而所以制禦之術曷嘗一日弛備耶財用充足糧儲有餘士馬精研將帥用命則虜雖欲窺邊徼而摩封疆無隙以投欵不守盟何可得也臣伏見仁祖時富弼所上守禦二策審地形觀事機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左右出入縱横應援曲盡其妙然以謂非三十萬衆不可則知制勝之術在於足兵與王翦之伐

制必六十萬而後行其理一也臣愚以謂今日防秋正宜用弼之說度時之宜良將勁卒分布邊境重兵大帥雄據諸鎮使賊不敢有覬覦之心萬一奔衝可以制其死命誠上策也所有富弼守禦策二篇謹具繳進伏望聖慈特賜省鑒採其說而用之取進止

備邊禦敵八事（三鎮官吏軍民為朝廷堅守公奏宜飭武備修邊防條具八事以進）

一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而及其弊也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監之銷藩鎮之權罷世襲之制施於承平邊備無事則可在今日則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

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
將士習戰陣相為脣齒以捍金人可無深入之患又
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
犯宜分濵棣德博建横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則帝
都有藩籬之固矣
一自熈豐以來籍河北保甲九五十餘萬河東保甲九
二十餘萬比年以來不復閱習又經燕山雲中之役
調發科率逃亡流移散為盜賊今所存者猶及其半
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官為收掌用印給
之蠲免租賦以償其直武藝精者次第遷補或命之

官以激勸之彼既自保鄉里親戚墳墓必無逃逸又平時無養兵之費有事無調發之勞此最策之得者

一自祖宗以來養馬於監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凉之地處之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而更爲給地牧馬民間雜養以充數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有善者又驅之燕山悉爲敵人所得今諸軍闕馬者太半宜復祖宗監牧之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值則不旬月間數萬之馬可具也

一河北塘濼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爲險固之地而比年以來

澱乾涸不復開浚官司利於稻田往往洩去積水隄
防弛壞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地形低下處可益
增廣其高仰處即開乾壕及陷馬坑之類宜專遣使
以督治之
一河北河東州縣城池類多隤圮堙塞宜徧行修治而
近京四輔郡諸畿邑皆當築城創置樓櫓之屬使官
吏兵民有所恃而安萬一有賊騎深入虜掠無所得
可以坐困
一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
以賑䘏之往年方臘擾浙東猶免三年今三鎮之民

為朝廷固守安可不議所以大慰其心者

一河北河東諸州最以儲峙糴買糧草為急務宜復祖宗加擡糧草鈔法一切以見緡走商賈而實塞下使沿邊諸郡積畜豐衍則虜不敢動矣

一陝西解鹽無煮海之勞而給邊費足民食其利不貲自行東南鹽法而解鹽地分益狹西邊益貧願復祖宗舊制以慰關陝兵民之心

乞修塘濼劄子虜騎既退乞用李邈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事具劄子進呈

臣伏覩种師道詹度等奏金賊人馬已出塞垣朔方保全宗社大慶然虜性以河間中山兩路州軍堅守之故且懼

王師之襲不得不遁其意豈嘗一日忘割地之約耶深慮
秋冬之交弓勁馬肥侵犯邊徼捍禦之策所當預修契勘
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濼西抵太行中間坦塗不過
三百餘里塘濼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
就下限以長堤潴蓄水櫃以爲阻固如水櫃不及之處自
宜修築城堡屯兵控扼或設塹穽以虞奔衝茲事體大非
籌能臣未易辦集竊見樞密副都承旨李邈累任河北邊
郡風績素著深究邊防利害欲乞特建一司以邈充使專
切措置塘濼城堡水櫃等仍乞朝廷多方應副庶幾克成
大功以爲永遠之利

乞修邊備添置參謀編修官劄子

臣竊惟軍政之不修二十餘年於此矣將驕卒惰賞罰無章每戰輒北兵既寡弱民又凋弊戎狄由此敢肆憑陵中國之不振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今賊雖退師尚未出塞所至剽掠無復顧憚蓋由初未嘗有所懲創將方向暑雖暫退去秋涼馬健何憚而不來此其可慮又非前日之比謂宜及今速爲之備一曰選將二曰募兵三曰訓練四曰保甲五曰馬政六曰繕器甲七曰峙糧草八曰修城壁九曰增塘濼十曰置堡塞凡此皆軍政之大者當今之急務也而其財用調度之費不與焉前此賊未退師支吾目前固

有未暇今度其勢出塞決在旬日而此去防秋近在三數月間要當自茲講求施行不可復緩又况西戎跳梁五路並入四夷交侵誠可深慮臣以書生備位樞筦方艱難之使之時乞避賢路不蒙睗許夙夜思之國之大事無過於此誠非一介孤陋所能獨任要當合衆智協衆力上稽祖宗之舊下考當今之宜庶幾有濟欲望聖慈許臣辟置參謀官四員於職事官中不拘官資高下兼充仍添置編修官二員共措畫條具以時推行如蒙允許容臣續具姓名以聞

御批依奏參謀編修添置四員

乞措置三鎮劄子

臣朴野無所取材自蒙陛下委任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區區赤心始終一節不顧謗冇者誠謂祖宗土地雖尺寸難以與人儻必割之無以立國冒瀆聖聰者熟矣臣累次面奉聖訓俟金人過河別行遣使計議三鎮之地今來計程已是渡河之日所有三鎮合行計議乞降御前文字付臣因控扼河津兵行遷使同共前去取進止

御批 三省密院同共評議莫更早辭遣使求之見覲王隨行不可輕易繫國安危

辭免轉太中大夫表

臣綱言近具劄子辭免覃恩轉官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出震膺圖咸慶風雲之會乘龍施澤敢懷雨露之私濟貢惟辭冀回淵聽竊以曆數盡歸於 天命謳歌允協於民心大寶既臨群工受祉如臣者以身許國初何意於升遷叨位本兵顧已踰於涯分更容貪冒徒速顛隮伏望皇帝陛下俯徇至公曲從素願惜名器之重尊朝廷行賞近之先化成海寓俾能無愧賞預有榮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再乞罷知樞密院守本官致仕劄子（靖康元年五月守禦使同補進武副尉二人以齎御前蠟書間道至太原賞之補說奏如上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上劄子乞罷）

臣前日伏覩宸翰守禦使司轉資奏行批知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聖恩隆厚未賜誅殛伏讀以還不勝惶懼臣伏念昨者金賊乘虜直犯城闕臣以非材猥當重任伏蒙聖恩許以便宜從事有功則賞有罪則誅行訖以聞蓋宣畫旨旬月以來國勢粗定屢曾面奏乞罷守禦使司未奉俞允而邊陲之間賊馬屯泊間道通信欲及機會非假賞典不能使人故如奏行轉資之事往往尚仍前日此乃以守禦使司未罷之故非臣敢創為此也兼臣契勘置司之日蒙陛下頒降空名官告綾紙凡三千道若以委任之專凡此所降告身皆可盡用而置司以來前後書填只川三十一

道而已自非灼然委有績效之人不敢妄與今宸翰以為專權竊恐聖意有所未亮也臣聞衆噓漂山聚蚊成雷臣之孤忠困於無功爰自遭遇未逾歲月而幾於危殆者屢矣仰賴聖明洞照愚悃故敢尚此黽勉以圖報效而浸潤日聞聖聽已惑臣之微軀寧復自保夫專權者臣子之大戒而人主之所甚惡也臣雖至愚何敢當此重念臣竭忠報國非敢愛身然竊以謂任則當勿疑疑則當勿任唯疑與任不可並行今陛下既已疑之矣豈可復處臣以樞機之任况臣自比日已來憂悸成疾心力耗盡動輙遺忘深恐有誤國事伏望聖慈許臣守本官致仕得避賢路乞此

骸骨歸安田廬伏惟陛下天地父母意而憐之始終保全勿使顛沛則臣感戴大恩期於結草死無任

御批 前日所批止係要依祖宗故事無纖芥之疑卿但安職所乞不允仍不得再有章奏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宣押臣赴樞密院供職及家屬歸府第仰荷天恩第深感戴竊念臣偶以冗材濫膺重任初乏涓埃之補自貽專輒之愆大度兼容未加譴責何施面目復冒寵榮伏望陛下終始哀憐曲垂保全特依所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使與田夫野老共祝堯年非徒危疑之跡

可以少安亦使進退之間不累國體臣已見出門外聽候

指揮所有不候奏知出門之罪伏乞重賜黜責施行

御批　所乞不允已差御藥宣押可赴院供職

第三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第二劄子乞守本官致仕特降御批令臣赴院供職不得更有辭免仰荷恩德彌增感懼臣竊以樞筦之任號爲本兵况當艱難之秋尤見委寄之重自非信臣均可肖處而臣禀性蠢愚濫被眷獎無涓埃之小補有讒謗之並興至煩宸章宣示三省忿怒傳播喧于外廷臣獨何顔復居密宥之地伏望陛下哀而憐之特賜保

全使得乞身而去不勝幸甚此志已决仰冀聽從臣無任
祈懇之至
御批　不可自疑有駭衆聽已令宣押當體朕懷
三乞罷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猥以凡材誤蒙異恩擢用樞筦籌畫無取料敵不明致
令种師中姚古之師爲金人潰敗太原圍急未知所以救
解之方又臣嘗遣張師正統領勝捷人兵前去策應不謂
師中即以師正充選鋒賊馬邀截先次奔北既乏知人之
明又無捍患之略豈可貪冒寵榮尚居肴密之地以塞賢
路祖宗舊制邊事失律必罷樞臣伏望聖慈重賜黜責以

參議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御批早來已與卿面論不須如此今封還所奏勿復

再請

第二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上章緣种師中軍行失利乞賜罷黜特降御批開諭不允仰戴天恩第深感懼竊以樞筦本兵之地專任邊事與他守執責任不同敗師蹶将咎将誰執况有祖宗之成憲所當遵依伏望矜憐特賜斥免以副公議兼臣材術空疎志氣凋落誠不足以上副委寄不勝惶懼待罪激切之至

御批

依已降指揮不允仍止來奏

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